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  
轉掾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  
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  
為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昔政  
體顧有大於總攬橐務使權不下移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  
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  
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  
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西貢諠之經制而  
近於醕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  
襍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雄曲意美  
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摻視雄為優矣  
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  
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  
之說曰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  
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  
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為乎勉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

吳郡王鏊撰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  
譖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  
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  
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  
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

辟於掾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造  
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  
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  
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  
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  
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為申鑒五篇  
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篡業  
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  
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  
掾而掾軍國之事必籌於或由此戾  
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  
愧然立漢遯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

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  
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  
遂為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  
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  
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  
詞奧義譎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撰

申鑒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  
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

宇宙粵有虎臣亂政

虎臣漢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

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時亦惟荒圯湮

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

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

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

治荒 曰荒 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

也 迪蹈 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楸 通勉

也 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

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 剛柔以品其羣形

所謂在地成形 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此三才

也以立 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

也禮教者德 法者陰之符也刑法者政 仁也者慈

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

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

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

端不愆二端者教 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 六

節不悖六節者好惡 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

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聰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

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

衆績功咸 天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建 用

皆熙廣也 臣作輔民作基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



惟先喆古哲喆通用實王之政一曰承天二

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漢

書作政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

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俗

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

匪謀靡不有初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此偽私放奢所以為患而當先屏也按當

時如董卓鳴鐘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為

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

天下偽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眾睚眦之

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

誣冤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

華車爪畫兩轡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鄆塢高  
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  
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  
汎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  
以為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漢按

書作以善雖使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

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乃孟春之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躬躬躬桑祭義曰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

躬乘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乘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占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開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宥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興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治按漢書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

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善惡要於一作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罪坊

準驗事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

之謂也

物無不切

按漢書

善無不顯

功得也

其惡無不

彰罪得其情也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

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

遊殉于貨色恒于

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

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

按漢書作回字惑

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

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

謂正俗

此政之當崇者二也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誤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

按漢書其刑也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重者鞭

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

百虞典曰鞭作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

逮君小人无忌刑況於辱乎辱不足以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

子之塗塗路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人之情

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以遏寇

虐詩民勞曰式遏寇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

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

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

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

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今

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

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有事

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

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按漢書作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

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吉人則

為惡者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

則國治矣按漢書作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四

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

事無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垂拱揖遜按

事無不嚴而化按漢書此下有垂拱揖遜按

書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缺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

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

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

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一

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三曰不任有進

能任四曰不終有任而不五曰以小怨棄大

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

八曰以姦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

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

姦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是謂十難十難不

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

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

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臯陶和而

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

僚百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禮俗不

一不能化不同治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論語曰天下有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嫌

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流也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

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

法不定政多門于不統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

博以佞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

之固以遵禮者為勞苦此荒國之風也以苛

為密苛謂法細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

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互

欺蔽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之類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婦

言用政由房闈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

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

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死者不可以

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

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故先王

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絲也

之刑也官師以成之

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

其法以議獄訟獄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官師

之也成棘槐以斷之法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

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

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

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禮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

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

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朝市

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朝市以

以共之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

共之也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日則弛

縣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惟稽五赦以

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釋也三曰勸功四曰

德化五曰權計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夜以安身

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

念所也上有師傅

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

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下有讌

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

交而其志同也

臣大有按有當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

作俗本誤

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作迫萬物之本在身

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

四表定矣

身脩家齊而左右罔匪正人則內

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

孟子曰守約而有一言

而可常行者恕也

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

恕乎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

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是謂不思而得

不為而成執之曾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守

博施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備一也豐約

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上

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

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書曰元首明

民為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

下民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

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

損禮闕年凶禮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

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

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

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

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

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

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

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

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喻民治水升也故

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曰冶尸子曰蚩尤造

九冶又鑄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貢謂

匠曰冶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

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善立教

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

趨凡常也善立教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

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

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善立

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

同功善立法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浮

行水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不既

乘舟又不能泅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

也所謂虛入水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

民之情謂之荒

上無道德夫無智

曰然則如

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

不縱不絕為之界限使不得逾分

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猶民可使不越不

可使無情欲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上既正則民

不禁自正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

欲於眾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

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

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

謂

理之源斯絕矣

先禁其源也

自上御下猶夫

釣者焉隱於手

按手下當

應於鈎則可以得

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

勒也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

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雞者急則驚緩則滯

非所以驅雞也

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

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方其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

北迫則飛踈則放

皆不循路北飛放者志閑則

比之比近也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比之食之不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

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悅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是

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

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

不得不得巧詐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

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

已是天下以聖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大

壞立我烝民謠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履癸傾

於康衢是已山天下以凡主為憂如夏邑

日曷喪予及已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而

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而申天下之樂

故樂亦報之必享其樂聖王屈天下之憂故憂

亦及之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

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以貴

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不隆欲

非位不厭雖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位真位也衰

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

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日心順二曰職

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

事順二字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

當作則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亂苟順則

逆忠逆忠則職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高

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祿

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

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

績三考黜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

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輕則

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  
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  
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  
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者  
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  
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則實亂矣守  
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  
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  
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  
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  
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  
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  
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

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  
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  
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  
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

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  
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

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  
具貝玉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卽約之類化

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  
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  
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

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  
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

故皇秦之時不同  
故敦弊不同

山民樸

市民玩處也

山市之處不同  
故樸玩不同

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

桀紂湯武之政不  
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

三皇之時蒸庶鮮少  
機智不生所以至敦

皇治純

純斯清

三皇之治無爲而化  
繁苛不尚所以至清

奚惟性不求無

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

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

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諸子散崇聖典則

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

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概所以憂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

賢能之虛實猶概量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

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賞罰夫實以惡反之

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

盜況尺乎不織惡細善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

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掩也若

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

者澳厓內近水之處舟登於故有事考功有

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謂三

保也卿謂六卿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

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

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

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

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小能其職



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位競下小職有登則

業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則大任有墜

共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折易鼎九四曰鼎

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尚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

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

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

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為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

有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

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

六級曰乘鐸七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樂卿九級

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樂卿九級

以帝所制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

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

卷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

六秩比博士也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

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詳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校俗本誤一作

周禮

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也  
是大統於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  
初置大司馬以冠軍之號既周時務禮亦  
建武二十七年復為太尉  
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  
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  
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  
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史秦御  
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  
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

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  
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  
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  
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  
州焉居部下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  
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  
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  
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建武十八年  
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外州舊以八月巡  
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  
中與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  
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  
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  
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  
曰時制  
而已三制隨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  
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

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

存而州牧兼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

御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

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

論也此一首所謂讓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

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

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

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自古肉刑之除也斬

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文孝

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為

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劓三

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笞五百三

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筭令此言肉刑極死

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所謂

但加肉刑也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

後刑或先刑後德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教初

隨時所宜過佞耳

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教化之

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備刑法之定莫

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密未可以備謂之虛

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未可以密謂之峻

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虛教傷化峻刑害

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

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

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

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莫不興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脩

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

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

則人將倚法專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

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殺制

之以義據禮經則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是謂

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

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

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和

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辟諸百里

與之讎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

國之交讎之凡殺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

弗與共載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

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

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

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

之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

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

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州弗避而報者無罪

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之殺既避之

未避之前但知有復讎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之義而巳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王禁在焉故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報者誅之 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

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此一首所謂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 孟子詳見周禮 漢之祿

也輕 漢制祿秩自中二千 夫祿必稱位一物

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 言月俸貶損

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 潔白者富貧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

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今謂獻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

澹澹古澹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

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

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董仲

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任伯貧者亡立錐

之地又顯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

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

宜略為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

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固非隆古

又非今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為周立九府

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

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

莽卽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  
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  
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  
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旣平行之  
而已此言卓旣誅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虛矣其  
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  
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  
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  
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

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  
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

不足以匱近爲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旣  
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廢故易由

鑄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  
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

欺慢必衆姦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  
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曰然則收而

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

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舊亦不可或曰遂

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

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五銖以

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

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不得

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為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

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 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災郡祀有闕不

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

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

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

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積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濬縣華廟

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南祭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

縣所謂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

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若必郡祀則禮物宜



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

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

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

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

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

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辰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

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

眠稜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稜

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闡六曰曹七曰

彌八曰叙九曰濟十曰想掌安宅叙降鄭氏

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

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

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

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

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

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

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

候風十二人舍人候氣三人候暑景七人候鍾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天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

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

及費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鴈四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

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

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

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

年歲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

首唯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其儀不舉久矣此一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周禮內宰

六宮以陰禮教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婦容二當有婦功九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

婦容二當有婦功九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

師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

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

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

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

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

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定矣故二儀立

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

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

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太學

辟雍也

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

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各謂古

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

古今

此處有誤

仲尼邈而靡質

大聖已逝經無所質

昔先師

沒而無間老師已喪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

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逮至漢興

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藝文志漢興大收

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

簡脫禮懷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

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

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或學者先

意有所借定臆無所徵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

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

易訟曰天

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此一首所謂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

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

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羅

喻典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孟子曰博學

以反說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

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或曰有制

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繫

辭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

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

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

卓辛亥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

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五月丁酉

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陷長安己

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元

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

大赦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

於安邑大赦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曰絕之乎曰權

曰宜弗之絕也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

降二女於媯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

內嬪於虞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

元吉以社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

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

所謂正尚主之制也一首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動為春秋春秋記事言為尚書尚書記言君

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

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

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

盡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脫誤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

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

立功事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

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先武置貴人公主

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

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漢時有禁中起居故

宗起

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

掌之以紀內事

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 申鑒卷第二

### 申鑒卷第三

吳郡黃省曾注

###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

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凶吉

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

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

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  
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  
是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受武成曰甲子昧爽  
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甲  
子滅周以甲子興也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  
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  
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五星三辰星

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  
析木月在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是也春  
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  
之精周據而興龍虎作尾之  
會晉祥也曰晉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  
中成軍號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  
也伏隱也辰日丙子之會也魯僖五年冬周  
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  
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  
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  
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  
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曰官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曰官  
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  
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

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  
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  
喻周應晉祥惟武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  
王獻公能當之也

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

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

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

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

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曰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

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

祈請求禱也如祈年

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故精以底之犧

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

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

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非身

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神寓形骸避將焉之神不可逃骸逃將

焉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

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

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

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其

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實死誕

妄不足信也聖人弗學楊雄曰聖人不師僊非惡生也終始

運也終死始生之說楊雄曰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

必有終自短長數也短長謂年運數非人力

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僥桂莽產乎異

俗海外南經僊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僊

州也東西四萬里得僊僥國人長一尺五

三尺尼曰僊僥氏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

捷言羌亥羌亥疑豎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

人育衛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

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

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

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  
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  
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

也然則異也怪異謂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

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雋男子

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四年武陵女子

餘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

出之此二事悅狂興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  
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

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事老子治人

齋夫惟齋是以早復是謂否則不宜過則不

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

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

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

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  
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

氣歷藏內視

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節也

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

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

乎外也

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氣宜

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

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

已矣

宣其氣調其體平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黃

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

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如關者所以關藏呼

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

氣出為呼吸為吸故氣長者

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

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

莊子曰真人之息以喉

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

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

陽氣者天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

捫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

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

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  
極則元陰極則凝元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

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

而已矣存吾春謂順藥者療也療治所以治

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

乎論語肉雖多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

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

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故養性者不

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曰仁者內不

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

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咎徵惡而休嘉集

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顏回子淵年三十二

疾而卒楊雄曰回牛之行德曰命也麥不終

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榮其

如和氣之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短而天和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在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脩德為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要也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

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

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為黃金卒

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  
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母怪乎世人  
疑為虛曰傳毅論之當也傳毅字武仲肅宗  
誕也黃白之說意亡矣論燔埴為瓦則可埴黏土也爍

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

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金丹河車

作銀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說者謂孔子既

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

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

桓譚張衡輩常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

發其偽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

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

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常著禮

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識

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

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為叔有起於中

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或曰雜曰以

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

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

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

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  
一八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  
可曷其燔源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義農軒皞之  
黃金紫王之瑞事豐辭富無益在上者不受  
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  
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有用謂不  
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偽在上者如  
是則緯侯鈞讖之說無所肆其矯誕矣

### 申鑒卷第三

### 申鑒卷第四

吳郡黃省曾注

###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

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

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

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蒸庶但知前惟順人

惟賢鏡惟明此君子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

也禁糾不以前鑒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幽厲政

鑒人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

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故君子惟鑒之務務鑒於前

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

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

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

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

弼欽順四鄰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檢柙猶法度也

言法度之臣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常充左右也

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

末由入也字缺一有間字缺一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

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僻事作則正塞正

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

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

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

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雍林人殺

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

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先衛姬色妾桓公好

入齊高侯立之是為桓公衛姬少衛非愛也任之

也鄭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非愛也任之

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盲純白

心下為膏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闢清淨嬖

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阨鍼之

不遠作遠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

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

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故治身治國者唯是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之畏身畏二豎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

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

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

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

身嬰白茅以身為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

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

養民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月邾文公卒五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



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  
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可謂愛民矣如子與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者輕身重民然後為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  
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  
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  
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  
指原隰之祗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  
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  
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禁下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言三君者  
之重民為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

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寫堯

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

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

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

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  
曹交意堯舜桀

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

岐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  
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高誘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

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  
國西有縣度

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為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

朱既富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

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廼治產積居

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此知益為損之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

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懷妊

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為仍牧正夏

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

而立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少康

年祖巳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巳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

丁伐而三年克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

之殷道復興邵宮

之室也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

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會稽之棲霸越之基

也大差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

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

越王滅吳夫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讓國於

差自劉死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讓國於

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我之遂大勝燕魯

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

昭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

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以退不可止臣道也

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

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進忠

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

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

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

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

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

義當申則申屈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

商山四公四公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

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

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曰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

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

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

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笞殺之宣曰陛下

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

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持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令出

賜錢三十萬所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謂屈於強項令

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徵還伏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

臣聞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願為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  
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實誠不敢拜帝  
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  
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  
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若秦  
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  
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子世曰堯舜采掾不  
刮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養不  
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養不  
身自持菜重脛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此所謂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傅太后元帝健仔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路趙

昭儀陰為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為  
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為太子是為哀帝帝即  
位累尊太后為皇太后太后父母同產弟  
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揮子  
業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  
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  
哀帝崩王莽乘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  
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  
歸定陶葬恭王家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  
谷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為庶人是  
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  
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  
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  
喜惠言屈沛然  
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

乘不俟終日齊人婁敬戊隴西過洛陽脫輓

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孝文帝不愛千里

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馬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

乘千里馬獨先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

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地帝身衣弋

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可謂難矣言三君

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

臣若金日磳以予私謾而殺之日磳子二人

見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磳適

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開

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會孫病吉數救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

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

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

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封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

拜為典屬國可謂難矣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

瘳疾

而暝眩者令入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

厥疾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衛武箴戒

於朝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師長士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

懸膽於坐坐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之取會稽耶厲矣哉以再振漢業也勵志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

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

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益疏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為太

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去緒衣令春未幾鸚殺趙王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中名曰飲瘖藥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元帝始加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

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

成昭陽館顓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

儀皇太后詔治問皇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

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

栗姬男為太子長公主主嬖有女欲與太子為

貴幸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長公主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夫事又曰陰使人趣大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

宜為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鉤弋

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太子鉤弋

不幸不憂殤

為鉤弋夫人居鉤弋宮大昭帝母也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

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為

皇太子以鉤弋夫少恐女主顛恣亂國以

猶死因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

葬雲陽有寵幸性彊忌先和三年立為皇后時

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先和三年立為皇后時

王美人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醜殺美人

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醜殺美人

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醜

弒之悅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

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為鑒戒

若慎夫人之

知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

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風乎上

悅乃召語慎夫人夫班婕妤言接幸於上也始

位視也班婕妤好者彪之姑况之女也入後宮始

稱也班婕妤好者彪之姑况之女也入後宮始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始進



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不為世

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已

太平之世事

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所樂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窘急者無敬故

憂

者弦歌鼓瑟非樂也

愁感者不和故

禮者敬

而已矣

揖讓百拜云乎

樂者和而已矣

弦歌鼓瑟云乎

匹夫

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

逆君從道所謂

違道順

上謂之諛臣

逆道從君所謂

忠所以為上也

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

在上者必察乎違順

謂違上順道

審乎所為

謂為上自為

慎乎所安

謂安心

廣川王弗察故殺

其臣

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為

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

楚恭王察之而遲故

有遺言

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

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寔宓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洽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

谷風鳳儀于韶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麟集于孔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為為文成致麟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為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

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  
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  
和行人之書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  
喪國焉孔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晏子亦  
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晏子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若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  
物一味一無果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

山者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聞偽阿  
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為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

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

象固不潔

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

容止者人

之符表尤

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

言行

者人之樞機

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

明者

心之神哲尤

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

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

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質實也達以行之

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

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

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誠格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正通

事實則功立表裏分定則不淫思不曰才之

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

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

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

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

遠矣此喻為不善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

楚北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為善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

才為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分而行之以

行為貴若徒有智能技藝而舜禹之才而不

為邪甚於字缺矣此所謂合而用舜禹之仁雖

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

之難故也

後謂後世言臣畏犯

若受諫不難

則進諫斯易矣

臣直明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

者也

反觀內省神明也

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

也知人難哉

密意深人難也

若極其數也明

有內以識有外以暗

明於自知人

全有內以隱

有外以顯明

於自知人

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

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

二者較之知人為難而自知為

也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

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

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

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行何貴之有

權為茂矣

其幾不若經

權不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

辯不

如絀老子曰

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

文不樸博

為盛矣其正不若約

博不約

莫不為道

道當大知

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

至也莫不為正知

字缺之字缺

正之至也故君子

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

是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

其奧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

道而唯聖典為至為與為弘也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

達爾雅曰九達謂之道無所不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

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

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

窮測理微謂之妙奧發天地幾宣鬼神數博謂之包辭兼

義徹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要而不縟章成謂之文炳

丹青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審物明辨

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

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

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說

以氣言性莊子曰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

性者生之質也

也吉凶是也

吉凶類此亦以氣言命禍夫生我

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

斯承否斯守

否休吉無務焉無怨焉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

好寵者為勢位所弱故

節陵分之

好惡者違天命以濫

好惡者為饑

且貧賤之命而濫則苟

故驕則奉

奉當之不

不成

濫則守之不終

守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

甚務以取福惡

惡富以成禍則濫故曰成禍

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

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

殊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

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

易繫詞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

惡

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

公孫子曰性無

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

揚子脩身篇曰

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劉向曰性

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

向之意以性善

者性必惡

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

四凶



驩三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

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

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

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為然韓

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

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

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

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

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

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

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

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

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即故氣黑非形之咎情

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情當惡非情之罪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

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

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

者應感而動者也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

盡善也此復申情不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

主惡也此復申性不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

之易繫詞曰八卦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

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詞曰聖人之情見乎

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

易繫詞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

好之是稱心也

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以制其志是

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

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

論語

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

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

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

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

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

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

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

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

法教則為惡者易故多

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

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

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

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其下者遠

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

而抑之隱微於履踐於與上同性也行

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

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

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

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

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文曰義也有常誓曰

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

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

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渾合

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

俗衆庶之志流順世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

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

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

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

恥能自愧恥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窞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  
念蘇武於朔垂朔北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為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必無放侈是謂有檢純乎

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義也

申鑒卷第五終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黃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黃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有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

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少傳守溪王公謂其有感而為者誠然哉昔楊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

與  
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深知荀悅者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  
識

